

风格迥异 洞见迭出

——吕志军散文集《一条鱼的歌唱》读后

巴陇锋



深刻的人生见解为解剖刀，依次对《肖申克的救赎》《功夫》《英雄》《女狙击手》《我不是药神》《罗宾汉》等七部影片进行了剖析，令人信服地发出“我们都是罪人，但从未放弃希望”“仁者无敌”“什么是真正的爱国者”“他想活着，他有什么罪”等观点，引导观众理解影片、读懂生活。

值得一提的是，精妙的议论往往与奇妙的构思相伴。如被用作书名的《汉江：一条鱼

的歌唱》，用长达8节、12页的篇幅，为汉江也为故乡及亲人唱响了一曲颂歌，文章构思奇特、视野开阔，情感真挚而内敛，很能打动人。文中，“水长长，梦长长，福长长”排比反复兼用、诗意化的论说，辞约义丰。“当历史被强行改写，历史也就写下了人们的急躁和贪婪。”一语则显示了作者“纤笔一支谁与似”的杂文锋芒。又如《落寞的小猪》，以一个被遗忘在角落里的宠物猪的自述，将猪主人身不由己的悲剧化庸常人生重置于读者眼前，文末发出“即使我重回你的怀抱，却不再憧憬和希冀，因为我韶华已逝，而你，也与少年隔离。我们都与世界擦肩而过”，这种普世化的咏叹，何尝不是人生的一种隐喻。

其他本质化、诗化的隽永警策语也比比皆是，且多散见于长篇记叙中，如珍珠散落在大海里、星星行走在宇宙中。代序里，叙述城市口袋公园里数十年如一日地吹单簧管的老人，以这样的话语收束：“文学只是一支笔。笔秃成家的时候，也许真的就像老人之于簧管，有了一片林子，有了动人的乐章，谁也不说定呢！”以这般优雅而高邈的方式表明自己对文学的抱负，试问，天下还有第二人吗？复如《遇见：在凤冠山》，从山川自然写到自己的影子，很有特点，结尾“影子拉开来，它们恰在脚下，藏进岁月背后”，言有尽而意无穷。

如上，我们已能大略了解作者记叙能力的出色。的确，集子里的许多作品，都是叙事散文的佳构，如《一个人的玉华宫》作为旅游

散文，作者几乎没有给读者展示什么风物、描写什么景致，而是带领读者在游玩过程中倾听故事——玉华宫的历史、唐三藏的译经、车内抽烟的男人（似作者本人）的人生体悟——“不觉已到山顶”时，文章距离结束已经不足百字矣。《怀念一支笔》以冷峻而温暖、小说化的记叙文笔，追忆老吕（爷爷）、父亲以及整个家族作为“万明堂”毛笔世家的难忘故事，将家族记忆、非遗叙事、故乡物事巧妙融合，实乃妙文。12页分六部分的长篇记人散文《乡人》则堪为全书的压卷之作。作者以精妙、传神、简洁的笔墨记叙了“毛孩”“猪娃爷”“狗娃舅”“红叔”“瓜奶”“墙根”等故里村人的难忘往事，以神来之笔画出了爱牛的毛孩、疼孙子的猪娃爷、重情重义会写毛笔字的狗娃舅、有传奇人生经历的红叔、红竹竿的瓜奶、执拗而勤劳的墙根等自己熟悉的乡人。其实，这些人何尝只是作者的“乡人”“熟人”，他们简直就是我们所有农村人的左邻右舍和亲戚朋友，永远活在我们对童年的记忆深处。作者笔下的“猪娃爷”“狗娃舅”“瓜奶”等已经成为农村人的共名，可见文章的成功。诚然，在如此精妙的记人散文里，是少不得精妙话语的，如写狗娃舅，开首说：“虽然在县城做生意，但还是乡人，名字就是证据。”多么妙趣横生的高级幽默。写抱娃的红叔，“他把孙子像端碗一样端在胳膊上”，多么形象鲜明。写瓜奶，“她鼓鼓囊囊的乳房里，装满的是这种恐惧，还有对生活的担忧。”形神兼备、入木三分。

近日，读到王雄文所写的《建筑中的妙与趣》一书，深为书中优美的语言和美妙的故事所感动。他以散文的笔调，将冰冷的建筑写得富有炽热的情感，称建筑是一首抒情的歌、一幅立体的画，使建筑饱含着丰富的美学神韵，将读者带进一个五彩缤纷的建筑世界。

认识王雄文已三十多年，他的做人、作文一直为人称道。他早年写的新闻稿曾多次荣获新闻奖，后来渐渐转入文学创作，主要是写散文。多少次我在报刊上看到他写的建筑散文，这使我对他的关注。因为，在众多的散文中，王雄文的建筑散文有了自己的特色。他用深厚的文化底蘊、细腻生动的描写、真挚深沉的情感、深刻的哲理思考以及优美典雅的语言，在散文创作领域中发出了夺目光彩。我发现王雄文的建筑散文有这么几个特点：

文化底蘊深厚。王雄文的建筑散文宛如一座文化宝库，他对建筑所承载的历史文化的挖掘极为深入。在描绘古建筑时，他往往能精准地追溯到建筑的建造年代，结合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将建筑诞生的缘由娓娓道来。例如，在描写慈恩寺、大雁塔时，他不仅介绍该寺的建造时间和主持建造者，还会阐述当时宗教文化的盛行程度、统治者对宗教的态度等因素，如何促使这座庙宇得以建成。同时，他还会讲述与建筑相关的历史故事和传说，这些故事如同珍珠般镶嵌在散文中，赋予建筑神秘而迷人的色彩。他笔下的西安古城墙，既有古代的军事防御作用，又有城墙曾发生的故事及文化意义。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仿佛穿越时空，置身于历史的长河中，深刻感受到建筑所承载的厚重历史，从而对建筑产生更深层次的理解与敬畏。

描摹细腻生动。王雄文对建筑细节的捕捉和描写能力令人赞叹。他像一位技艺精湛的画家，用文字为读者勾勒出建筑的立体形象。对于建筑的外观，他会细致地描绘其整体轮廓、色彩搭配，从屋顶的飞檐翘角到墙壁上斑驳的痕迹。在描写江南传统园林建筑时，他这样写道：“粉墙黛瓦在绿树的映衬下，宛如一幅淡雅的水墨画。那弯弯的月洞门，恰似一轮明月镶嵌在墙上，透过它，仿佛能看到另一个诗意的世界。”对于建筑的内部结构，他也能深入剖析，从梁柱的榫卯结构到门窗上精美的雕花，都能以生动的语言进行描绘，让读者仿佛目睹。通过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法，他赋予了建筑鲜活的生命力。他会把古老的建筑比作一位历经岁月沧桑的老人，向人们诉说着过去的故事。

情感真挚深沉。王雄文对建筑饱含深情，这种情感贯穿于他的每一篇散文之中。他对建筑的热爱，源于对其美的欣赏和对文化传承的使命感。面对保存完好、具有极高艺术价值的建筑，他毫不掩饰自己的赞美与欣喜之情；而当看到一些古建筑因岁月侵蚀、人为破坏而濒临消失时，他都充满惋惜与痛心，以及对传统文化流失的担忧。这种真挚的情感并不矫揉造作，而是基于他对建筑文化深刻的理解与热爱。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很容易被他的情感所感染，与他一同为建筑的命运而喜悦。

哲理思考深刻。王雄文的建筑散文不仅是对建筑的描述，更是对人生、社会 and 自然的深刻思考。他通过建筑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生，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倡导人们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在描写传统民居村落时，他会阐述古人如何巧妙地利用自然地形，依山傍水建造房屋，体现出“天人合一”的理念，进而引发读者对当下过度开发、破坏自然行为的反思。同时，他从建筑的兴衰更替中，感悟人生的无常和社会的变迁。一座曾经辉煌一时的建筑，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被冷落、荒废，这让他联想到人生的起伏和社会的发展规律，使读者在欣赏建筑之美时，也能获得对人生和社会的深刻启示。

语言优美典雅。王雄文的建筑散文语言充满诗意。他对词汇的运用精准而巧妙，能够用简洁而富有表现力的文字，营造出独特的意境。在描写建筑的夜景时，他这样写道：“月光如水，洒在古老的屋檐上，为它镀上一层银辉。屋檐下的灯笼，在微风中轻轻摇曳，那昏黄的光晕，仿佛在诉说着往昔的繁华。”这样的文字，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感受到静谧而美好的氛围。他的语言节奏明快，长短句交错使用，读起来朗朗上口，具有很强的韵律感。同时，他善于引用诗词典故，为散文增添文化韵味，使文章在展现建筑之美的同时，也彰显出极高的文学性和艺术性。

王雄文的建筑散文以其独特的魅力，为读者打开了一扇了解建筑文化的窗口，让人们在文字中领略建筑之美，感受文化之韵，思考人生之理。

王雄文建筑散文的魅力

周养俊

在时光褶皱里打捞文明的琥珀

——评朱文杰《西安的西仓》

惠 东

朱文杰笔下的西仓，绝非简单的地理坐标，而是将千年文明压缩成可触摸的时空胶囊。从隋唐永丰仓的粮帛丰盈，到明清旗人校场的鸽哨鸣鸣，再到民国集市里此起彼伏的“逛档子”的叫卖声，作者以考古学家的精密，将西仓的肌理层层剖开。他考证出西仓巷道命名与屯田道的军事关联，揭示出粮仓选址暗合《周礼》“前朝后市”的营造智慧，让读者在街巷中读出礼制文明的密码。这种将方志考据与田野感知熔铸一炉的写法，使西仓成为解码长安城兴衰的活体标本。

在《西安的西仓》中，朱文杰以诗性笔触描绘了消逝的市井图景：晨光里抖开油布的虫贩子、竹筐中互相撕咬的蝓蝓笼、染着靛蓝的估

衣摊主，这些细节构成鲜活的民俗长卷。特别令人动容的是对“档子”语义流变的考证——从校场栅栏的物理阻隔，到市井交易的风险隐喻，再到当代人“上当”的戏谑表达，文字间流淌着语言与时代碰撞的火花。当作者记录下胡家大院最后一位守门人颤抖着交出铜钥匙的场景时，历史不再是冰冷的年表，而是带着体温的记忆琥珀。

不同于学院派的历史书写，朱文杰开创了“贴着地面飞翔”的叙事策略。他既引用《明清西安词典》的权威记载，又穿插老茶客“三秦套餐”的闲谈；既考证西仓门砖雕的营造方式，又描摹集市上“鸟街虫、人织网”的流动生态。这种跨文体写作，使学术性与可读性达成奇妙平

衡。书中收录的23张老照片，从民国粮票到褪色招牌，构建起多维度的记忆坐标系，让读者在文字与图像的互文中完成时空穿越。

在推土机轰鸣的背景下，朱文杰的书写具有文化抢救的悲壮色彩。他记录下西仓旧书摊主珍藏的民国《秦腔考》，抢救性拍摄濒临消失的“红箱会”表演，甚至详述某种已失传的羊肉泡馍制作工艺。这种对民间记忆的执着打捞，呼应着冯骥才“文化守门人”的当代使命。当作者痛心疾首地写下“西仓鸟市若消失，西安将失去北方观鸟文化的活态基因库”时，字里行间跃动着知识分子的现实关怀。

《西安的西仓》对西仓的书写，标志着城市文学的重要转向。它打破了“帝王将相”的宏

大叙事，转而聚焦市井生态的微观史；跳脱“风景明信片”式的抒情，深入文化基因的解码工程。书中对西仓空间叠写的处理尤为精妙：物理空间上，从隋唐粮仓到现代集市的三重时空折叠；文化空间上，融合了军事要塞、商贸枢纽、民俗剧场等多重功能；精神空间上，则承载着西安人“既守旧又纳新”的集体性格。这种立体化的书写，为城市文学树立了新标杆。

当电子导航覆盖了青石板路的肌理，朱文杰的文字成为对抗遗忘的盾牌。他笔下的西仓，既是地理意义上的文化地标，更是精神层面的乡愁容器。那些在集市上讨价还价的手势、鸟笼里跳跃的光影、虫笼中窸窣的鸣叫，经由作家的文学转译，升华为文明传承的密码。

写在康铁岭《马道2001》出版之际

冯望岳

《马道2001》截取新世纪之交改革开放大时代2001年的横断面，以西安古城墙下的南马道巷西段为背景，以宫宝塬、丁光、赵二东为代表的古城黑虎拳协会及其培训活动；玄一大师清一堂及其清一汤传销活动，以及西郊古井村开发工程为主场戏，演出一场场惊心动魄的历史壮剧。为新世纪之交改革开放大时代留

存下了一部全景式、史诗型的原声“录像带”。

《马道2001》既接地气，富有人世间烟火味，颇多风月，又通天宇，极富家国情怀与远方，颇多风云。既捕捉和抒写出一个现实大魂（时代精神），又深切地体验和诗性地表现出形形色色的现实小魂（鲜活个性）。人民为本位的文艺，是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文艺，因而它必

须是大众化、民族化的文艺。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明确指出：我国小说具有“取材多在近时”和主“娱心”而寓“惩劝”之优秀传统。《马道2001》自觉融启蒙现代化于审美民族化之中，以爽朗明快、粗犷豪放、幽默风趣的“活本体”述说当代市井生活故事，使《马道2001》既不同于柳青、路遥、陈忠实现代小说传统语体，又迥异于汪曾祺、贾平凹等人笔记小说语式，卓然不群，独树一帜。

康铁岭分明是具有健全的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和“集体无意识”的行吟诗人，动用60春秋生命体验，厚积薄发，有意为之，奉献于读者的又一部百万言的“新大众文艺”之作。

家风家教永流长

——《两地书》的启示和时代意义

杨志勇

亲情尤其是母女情，这是人世间一种普遍的、共通的、永恒的情感，说不完、道不尽，且也常说常新。阅读翟红芳、许雪迪母女俩合著的《两地书》一书，其母女情的表现形式就令人耳目一新。这种“新”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她们采用书信的形式沟通思想、交流感情、寻求共识，二是她们把书信以书籍的形式公之于众，分享给读者，二者在当下都显得稀罕而珍贵，更显示了她们的一种勇气。她们之间来往的书信内容洋溢着浓浓真情，在自然而然中共同演绎了这个时代美好、和谐、幸福家庭生活的主旋律——淳淳慈母心，悠悠女儿情。

这类书信体的文章在本质上属于表达最自由的散文。而作者母女俩也把书信写成了最自由的散文，读来让人感觉轻松愉快，不知不觉就走进了母女两代人的精神世界。相比而言，母亲翟红芳在书信中的表达要严肃严谨一些，每一个字都显得很认真，而女儿许雪迪在书信中的表达是随性的、散漫的，每一个字似乎都带着青春的烙印和呼吸。翟红芳在书信的字里行间，对女儿的说教事无巨细，甚至旁征博引，金句不断，掰开了揉碎了讲道理，生怕女儿不接受，不理解，让人能够强烈地感受到她的望女成凤之愿、谆谆关爱之情，可鉴淳淳慈母心。在许雪迪散淡的笔下，回应母亲的问题和关心，有时候是有一说一，有时候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有时候是顾左右而言他等，

但是可见她从中真实地道出了自己当时的生活、心态和认识，也映照出了她对母亲的眷恋、感激与敬爱，可鉴悠悠女儿情。

母女俩的往来书信内容，真实地反映了两代人在生活观念、价值取向等方面的不同差异。这种差异是时代现象，并不是在她们身上独有的客观存在。作为母亲，对孩子在生活上悉心照料、对其学习严格要求，在成长中耐心引导，希望自己的孩子听话乖顺，成为自己想要的模样。如此这般，对孩子来说，母亲似乎永远都有唠叨不完的话。孩子自小成长在与父母亲青少年时期不一样的生活和时代环境中，他们在自己的认知世界和生命体验里，总是在努力追求和塑造理想中的自己，往往不希望自己成为父母那样，伴随着慢慢长大成人，在内心深处不自觉地会抵触父母的各种“好意”，或者会有意识地选择逃离父母，甚至出现在物质和精神生活中与父母专门“唱反调”的现象。于是，在家庭中就自然地产生了两代人之间的一个问题——需要不断地磨合。这种磨合，就是彼此之间的互相理解、退让和融入、支持。这就是此书带给我的启示之一。

启示之二，家风家教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作为一位为人父的读者，我从内心里是非常赞同翟红芳的家教思想和观点的。她写给女儿的书信发自肺腑，娓娓道来，情真意切，用心良苦，目的就是教育引导孩子朝着正

确的方向努力前进。其书信题目观点鲜明、望文知义、通俗易懂，比如《人生要有目标》《才华需要勤奋》《生活要有节奏感》《学业是主旋律》《珍惜当下，快乐生活》《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健康和美都需要》《责任是活着的最大意义》《说说读书和交友》《谈谈成长与爱情》《做一个力争上游的人》《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选择你想要的生活方式》《到优秀的群体中去》等。我之所以罗列了这么多的书信题目，想要表达的是，这些内容不仅是她教育引导女儿的，也表达了广大父母的共同心声和良好愿望，其指导性不仅对于学生时代的孩子有用，而且对于所有成年人和家风家教都依然有用，所以能引起读者的情感共鸣、思想共鸣。由此，不仅彰显了翟红芳的家国情怀、责任担当等女性知识分子形象，而且让她们的书信具有了超越母女俩沟通需要之外的时代意义和价值，这就是家风家教需要榜样、需要传承，在坚持中国传统文化自信的当下，翟红芳为我们作出了一个样子。

启示之三，孩子是父母永远的牵挂。尽管此书收集的书信所反映的内容比较丰富，但是依然有其局限性。导致这种局限性的原因，在于母女之间的情感、认知、思想交流沟通永远有话可说，也不可能在一本书中说完。于是就有了作为母亲的翟红芳在本书中的最后一篇文章《孩子是母亲终生奉读的

经》，这篇文章在本书中的位置安排恰当，恰当地对全书进行收尾，恰当地总结了母亲对女儿一辈子唠叨的深层原因，恰当地向读者提出了一个非常诗意和哲学性的问题，而且具有广泛的现实意义——所有的孩子都是母亲终生奉读的经。孩子年龄无论多大，只要父母在，就永远是孩子，而父母对孩子的操心 and 关照常在生命油尽灯灭了之后才能被迫中止。翟红芳用她的书信文章深情地告诉读者：可怜天下父母心。

启示之四，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和谐关系问题，是人世间一道永恒的需要经常温习和不断破解的命题。基于此，《两地书》的时代意义还在于它不仅向读者提供了一种家庭教育实践参考，更在于让读者产生了深刻的思考——究竟如何做好家庭教育，才能与孩子和谐相处？目前比较一致的说法是，与孩子交朋友，尊重孩子的选择。关于这个问题，现在的参考书有很多，流行的理念也多，但是要真正做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相信，一把钥匙只开一把锁，每个家庭的问题各有不同，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会有所不同，这就需要根据各自实际情况，去寻找和探索适合自家的方法。

家风家教的方法和观点无论千言百计、百花齐放，但有一条应该是最基本的坚守，这就是翟红芳曾经告诉女儿所说的那句话：责任是活着的最大意义。

《李高田散文集》出版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刘妍言）近日，我省作家李高田新作《李高田散文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此书是李高田继《唐风录》之后推出的又一部文史散文力作。这部70余万字的鸿篇巨制分为上下两卷，收录散文百余篇。本书以地理空间为框架，上卷《踏歌秦岭》通过40余篇游记，将自然景观与人文历史熔铸为文化地标；下卷《关中记闻》以“冷娃精神”为内核，系统梳理王鼎、于右任等60余位近代代家英杰事迹，填补了关中人物志研究空白。

该书的出版不仅为地域文化研究提供了鲜活的文本素材，更以创新的“文史散文”形式，探索了传统文化现代表达的新路径。